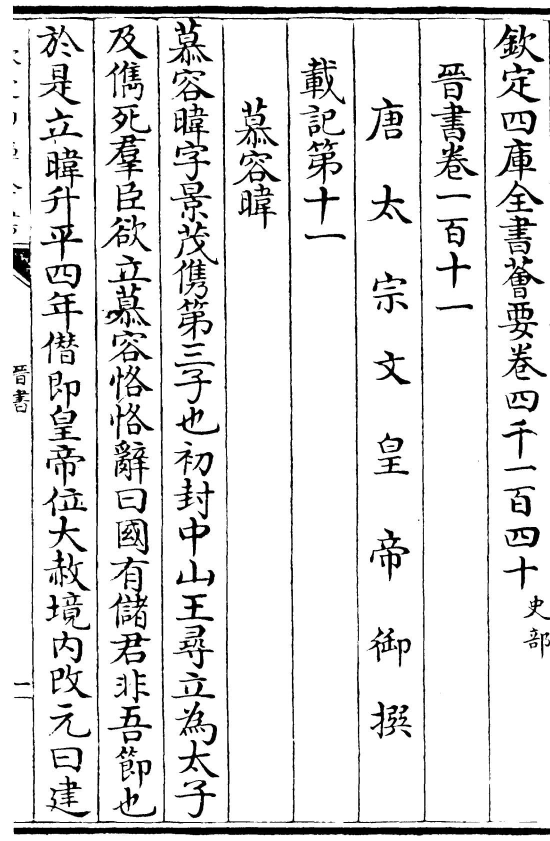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一百十一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十一

慕容暐

慕容暐字景茂儁第三子也初封中山王尋立為太子及儁死羣臣欲立慕容恪恪辭曰國有儲君非吾節也於是立暐升平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曰建

熙尊其母可足渾氏為皇太后以慕容恪為太宰錄尚書行周公事慕容評為太傅副贊朝政慕輿根為太師慕容垂為河南大都督征南將軍兖州牧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鎮梁國孫希為安西將軍并州刺史傅顏為護軍將軍其餘封授各有差暐既庸弱國事皆委之於恪慕輿根自恃勲舊驕傲有無上之心忌恪之總朝權將伺隙為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沖母后干政殿下宜慮楊駿諸葛元遜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

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先王之成制過山陵之後可廢主上為一國王殿下踐尊位以建大燕無窮之慶恪曰公醉乎何言之悖也昔曹臧吳札並於家難之際猶曰為君非吾節況今儲君嗣統四海無虞宰輔受遺奈何便有私議公忘先帝之言乎根大懼陳謝而退恪以告慕容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凶二虜伺隙山陵未建而宰輔自相誅滅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容忍之根與左衛慕輿干潛謀誅恪及評因而篡位入白可足渾

氏及暐曰太宰太傅將謀為亂臣請率禁兵誅之以安社稷可足渾氏將從之暐曰二公國之親穆先帝所托終應無此未必非太師將為亂也於是使其侍中皇甫真護軍傅顔收根等於禁中斬之大赦境内遣傅顔率騎二萬觀兵河南臨淮而還軍威甚盛初儁所署寧南將軍吕護據野王陰通京師穆帝以護為前將軍冀州刺史儁死謀引王師襲鄴事覺暐使慕容恪等率衆五萬討之傅顔言於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既臨則上下

喪氣曾不敢闚兵中路展其螗蜋之心此則士卒攝魂敗亡之驗也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為長久之策今賊形便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為備之道未易卒平今圍之窮城樵採路絶內無蓄積外無彊援不過十旬其斃必矣何必遽殘士卒之命而趣一時之利哉吾嚴濬圍壘休養將卒以重官美貨閒而離之事淹勢窮其釁易動我則未勞而寇已斃此為兵不血刃坐以制勝也遂列

長圍守之護遣其將張興率勁卒七千出戰傅顏擊斬之自三月至八月而野王潰護南奔於晉悉降其衆尋復叛歸於暐暐待之如初因遣傅顏與護率衆據河陰顏北襲勅勒大獲而還護攻洛陽中流矢而死將軍段崇收軍北渡屯於野王暐遣其寧東慕容忠攻陷滎陽又遣鎮南慕容塵寇長平時晉冠軍將軍陳祐戍洛陽遣使請救帝遣桓温援之興寧初暐復使慕容評寇許昌懸瓠陳城並陷之遂略汝南諸郡徙萬餘戶于幽冀

暐豫州刺史孫興上疏請步卒五千先圖洛陽暐納之遣其太宰司馬悅希軍于盟津孫興分戍成臯以為之聲援尋而陳祐率衆奔陸渾河南諸壘悉陷于希慕容恪攻陷金墉害揚威將軍沈勁以其左右中郎慕容筑為假節征虜將軍洛州刺史鎮金墉慕容垂為都督荆揚洛徐兗豫雍益涼秦等十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荆州牧配兵一萬鎮魯陽時暐境內多水旱慕容恪慕容評並稽首歸政請遜位還第曰臣以朽闇器非經國過

荷先帝拔擢之恩又蒙陛下殊常之遇猥以輕才竊位宰録不能上諧陰陽下釐庶政致使水旱愆和彝倫失序輶弱任重夕惕唯憂臣聞王者則天建國辨方正位司必量才官惟德舉台傅之重參理三光苟非其人則靈曜為虧尸禄貽殃負乘招悔由来常道末之或差以姬旦之勲聖猶近則二公不恱逺則管蔡流言況臣等寵縁戚来榮非才授而可久黜天官塵蔽賢路是以中年拜表披陳丹款聖恩函舊未忍遐棄奄冉偷榮愆責

彌厚自待罪鼎司歲餘辰紀忝冒宰衡七載于兹雖乃心經畧而思不周務至令二方干紀跋扈未庭同文之詠有慙盛漢深乖先帝託付之規甚違陛下垂拱之義臣雖不敏竊聞君子之言敢忘虞丘避賢之美輙循兩疏知止之分謹送太宰大司馬太傅司徒章綬惟垂昭許暐曰朕以不天早傾乾覆先帝所託唯在二公二公懿親碩德勲髙魯衛翼贊王室輔導朕躬宣慈惠和坐而待旦虔誠夕惕美亦至矣故能外埽羣凶内清九土

四海晏如政和時洽雖宗廟社稷之靈抑亦公之力也今關右有未賓之氐江吳有遺燼之虜方賴謀猷混寧六合豈宜虛己謙沖以違委任之重王其割二疏獨善之小以成公旦復袞之大恪評等固請致政暐曰夫建德者必以終善為名佐命者則以功成為效公與先帝開構洪基膺天明命將廓夷羣醜紹復隆周之迹災眚橫流乾光墜曜朕以眇躬猥荷大業不能上成先帝遺志致使二虜遊魂所以功未成也豈宜沖退且古之王

者不以天下為榮憂四海若荷擔然後仁讓之風行則比屋而可封今道化未純鯨鯢未殄宗社之重非唯朕身公所憂也當思所以寧濟兆庶靖難敦風垂美將來侔蹤周漢不宜崇飾常節以違至公遂斷其讓表恪評等乃止暐鎮律郎郭欽奏議以暐承石季龍水為木德暐從之太和元年暐遣撫軍慕容厲攻晉太山太守諸葛攸攸奔於淮南厲悉陷兗州諸郡置守宰而還慕容恪有疾深慮暐政不在已慕容評性多猜忌大司馬之

位不能允授人望乃召暐兄樂安王臧謂之曰今勁秦
跋扈彊吳未賓二寇並懐進取但患事之無由耳夫安
危在得人國興在賢輔若能推才任忠和同宗盟則四
海不足圖二虜豈能為難哉吾以常才受先帝顧託之
重每欲埽平闗隴蕩一甌吳庶嗣成先帝遺志謝憂責
于當年而疾固彌留恐此志不遂所以没有餘恨也吳
王天資英傑經畧超時司馬職統兵權不可以失人吾
終之後必以授之若以親疎次第不以授汝當以授沖

汝等雖才識明敏然未堪多難國家安危實在於此不可昧利忘憂以致大悔也又以告許月餘而死其國中皆痛惜之先是晉南陽督護趙弘以宛降於暐暐遣其南中郎將趙盤自魯陽戍宛至此晉右將軍桓豁攻宛拔之趙盤退奔魯陽豁遣輕騎追盤及於雉城大戰敗之執盤戍宛而歸苻堅將苻詵據陜降於暐時有圖書云燕馬當飲渭水堅恐暐乘釁入關大懼乃盡精銳以備華陰暐羣下議欲遣兵救詵因圖關右慕容評素無

經畧又受苻堅間貨沮議曰秦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雖明豈如先帝吾等經畧又非太宰之匹終不能平秦也但可閉關息旅保寧疆場足矣暐魏尹慕容德上疏曰先帝應天順時受命革代方以文德懷遠以一六合神功未就奄忽升遐昔周文既沒武王嗣興伏惟陛下則天比德揆聖齊功方闡崇乾基纂成先志逆氐僭據關隴號同王者惡積禍盈自相疑戮釁起蕭墻勢分四國投誠請援旬日相尋豈非凶運將終數歸有道兼弱

攻昧取亂侮亡機之上也今秦土四分可謂弱矣時來運集天贊我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鑑我之師也宜應天人之會建牧野之旗命皇甫真引并冀之衆徑趨蒲阪臣垂引許洛之兵馳解諛圍太傅總京都武旅為二軍後繼飛檄三輔仁聲先路獲城即侯微功必賞此則鬱概待時之雄抱志未申之傑必嶽峙灞上雲屯隴下天羅既張内外勢合區區僭豎不走則降大同之舉今其時也願陛下獨斷聖慮無訪仁人暐覽表大

悅將從之評固執不許乃止苻詵知評暐之無遠略恐救師不至乃𥟩於慕容垂皇甫真曰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為燕患為日久矣今若乘機不赴恐燕之君臣將有甬東之悔垂得書私於真曰方為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富於春秋未能留心政事觀太傅度畧豈能抗苻堅王猛乎真曰然繞朝有云謀之不從可如何暐僕射悅綰言於暐曰太宰政尚寛和百姓多有隱附傳曰唯有德者可以寛臨衆其次莫如猛今諸軍營戶三分共

貫風教陵獘威綱不舉宜悉罷軍封以實天府之饒肅
明法令以清四海暐納之綰既定制朝野震驚出戶二
十餘萬慕容評大不平尋賊綰殺之晉大司馬桓温江
州刺史桓沖豫州刺史袁真率衆五萬伐暐前兖州刺
史孫元起兵應之温部將檀玄攻胡陸執暐寧東慕容
忠暐遣其將慕容厲與温戰於黄墟厲師大敗單馬奔
還高平太守徐翻以郡歸順温前鋒朱序又破暐將傅
顏於林渚温軍大振次於枋頭暐懼謀奔和龍慕容垂

曰不然臣請擊之若戰不捷走未晚也乃以垂為使持節南討大都督慕容德為征南將軍率衆五萬距温使其散騎侍郎樂嵩乞師於苻堅堅遣將軍苟池率衆二萬出自洛陽師於潁川外為赴援内實覬隙有兼并之志矣慕容德屯於石門絶温糧漕豫州刺史李邽率州兵五千斷温餽運温頻戰不利糧運復絶及聞堅師之至乃焚舟棄甲而退德率勁騎四千先温至襄邑東伏於澗中與垂前後夾擊王師大敗死者三萬餘人苟池

聞温班師邀擊於譙温衆又敗死者萬計垂既有大功威德彌振慕容評素不平之垂又言其將孫蓋等摧鋒陷鋭宜論功超授評寢而不録垂數以為言頗與評廷爭可足渾氏素惡垂毀其戰功遂與評謀殺垂垂懼奔于苻堅先是暐使其黄門侍郎梁琛聘於堅琛還言於評曰秦揚兵講武運粟陝東以琛觀之無久和之理兼吳王西奔必有覬覺之計深宜備之評曰不然秦豈可受吾叛臣而不懐和好哉琛曰鄰國相并有自來矣況

今並稱大號理無俱存苻堅機明好斷納善如流王猛有王佐之才銳於進取覘其君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桓温不足為慮終為人患者其惟王猛乎暐評不以為虞皇甫真又陳其事曰苻堅雖聘使相尋託輔車為諭然抗均鄰敵勢同戰國明其甘於取利無慕善之心終不能守信存和以崇久要也頃來行人累續兼師出洛川夷險要害具之耳目覘虛實以措奸圖聽風塵而伺國隙者寇之常也又吳王外奔為之謀主伍員之禍不

可不處洛陽并州壺關諸城並宜增兵益守以防未兆
暐召評而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杖我為援且苻堅庶
幾善道終不納叛臣之言不宜輕自擾懼以動寇心也
暐從之俄而堅遣其將王猛率衆伐暐攻慕容筑于金
墉暐遣慕容臧率衆救之臧次滎陽猛部將梁成洛州
刺史鄧羌與臧戰于石門臧師敗績死者萬餘遂相持
于石門筑以救兵不至以金墉降于猛梁成又敗慕容
臧斬首三千餘級獲其將軍楊璩臧遂城新樂而還桓

温之敗也歸罪於豫州刺史袁真真怒以壽陽降暐暐遣其大鴻臚温統署真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領護南蠻校尉揚州刺史封宣城公未至而真統俱卒真黨朱輔立真子瑾為建威將軍豫州刺史以固壽陽時外則王師及苻堅交侵兵革不息内則暐母亂政評等貪冒政以賄成官非才舉羣下切齒焉其尚書左丞申紹上疏曰臣聞漢宣有言與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是以特重此選必妙盡

英才莫不拔自貢士歷資内外用能仁感猛獸惠致羣祥今者守宰或擢自匹夫兵將之間或因寵戚籍緣時會非但無聞於州閭亦不經於朝廷又無考績黜陟幽明貪惰為惡無刑戮之懼清勤奉法無爵賞之勸百姓窮弊侵賕無已兵士逋逃乃相招為賊盜風頽化替莫相糾攝且吏多則政煩由來常患今之見戸不過漢之一大郡而備置百官加之新立軍號兼重有過往時虚假名位廢棄農業公私驅擾人無聊生宜并官省職務

勸農桑秦吴二虜僻僭一時尚能任道捐情肅諂偽部況大燕累聖重光君臨四海而可美政或虧取陵姧寇哉鄰之有善衆之所望我之不修彼之願也秦吴狡猾地居形勝非唯守境而已乃有吞噬之心中州豐實戸兼二寇弓馬之勁秦晉所憚雲騎風馳國之常也而比赴敵後機兵不速濟者何也皆由賦法靡恒役之非道郡縣守宰每於差調之際無不舍越殷彊首先貧弱行留俱窘資贍無所人懐嗟怨遂致奔亡進闕供國之饒

退離蠶農之要兵豈在多貴於用命宜嚴制軍科務先
饒復習兵教戰使偏伍有常從戎之外足營私業父兄
有陟岵之觀子弟懷孔邇之顧雖赴水火何所不從節
儉約費先王格謨去華敦朴哲后恒憲故周公戒成王
以喬財為本漢文以皂幃變俗孝景宮人弗過千餘魏
武寵賜不盈十萬薄葬不墳儉以率下所以割肌膚之
惠全百姓之力謹案後宮四千有餘僮侍厮養通兼十
倍日費之重價盈萬金綺縠羅紈歲增常調戎器弗營

奢玩是務令帑藏虛竭軍士無襜褕之賚宰相侯王迭以侈麗相尚風靡之化積習成俗臥薪之諭未足甚焉宜罷浮華非要之役峻明婚姻喪葬之條禁絶奢靡浮煩之事出傾宮之女均商農之賦公卿以下以四海為家信賞必罰綱維肅舉者温猛之首可懸之白旗秦呉二主可以禮之歸命豈唯不復侵寇而已哉陛下若不遠追漢宗弋綈之模近崇先帝補衣之美臣恐頹風弊俗亦革變靡途中興之歌無以軫之絃詠又拓宇兼并

不在一城之地控制戎夷者懷之以德今魯陽上郡重山之外雲陰之北四百有餘而未可以覊服塞表為平寇之基徒孤危託落令善附内駭宜攝就并豫以臨二河通接漕轂擬之丘後重晉陽之戍增南藩之兵戰守之備銜以千金之餌蓄力待時可一舉而滅如其虔劉送死俟入境而斷之可令匹馬不反非唯絶二賊闚闞乃是戡殄之要惟陛下覽焉暐不納苻堅又使王猛楊安率衆伐暐猛攻壺闗定攻晉陽暐使慕容評等率中

外精卒四十餘萬距之猛安進師潞川州郡盜賊大起鄴中多恠異暐憂懼不知所為乃召其使而問曰秦衆何如大師既出猛等能戰否或對曰秦國小兵弱豈王師之敵景略常才又非太傅之匹不足憂也黄門侍郎梁琛中書侍郎樂嵩進曰不然兵書之義計敵能鬬當以算取之若冀敵不鬬非萬全之道也慶鄭有云秦衆雖少戰士倍我衆之多少非可問也且秦行師千里固戰是求何不戰之有乎暐不悦猛與評等相持評以猛

懸軍遠入利在速戰議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將郭慶率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高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評性貪鄙障固山泉賣樵鬻水積錢絹如丘陵三軍莫有鬪志暐遣其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宜以宗廟社稷為憂奈何不務撫養勳勞專以聚斂為心乎府藏之珍貨朕豈與王愛之若寇軍冒進王持錢帛安所置也皮之不存毛將安傅錢帛可散之三軍以平寇凱旋為先也評懼而與猛戰於潞川評師大敗死者五萬

餘人評等單騎遁還猛遂長驅至鄴堅復率衆十萬會猛攻暐先是慕容桓以衆萬餘屯於沙亭為評等後繼聞評敗引屯内黄堅遣將鄧羌攻信都桓率鮮卑五千退保和龍散騎侍郎徐蔚等率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質子五百餘人夜開城門以納堅軍暐與評等數十騎奔於昌黎堅遣郭慶追及暐於高陽堅將巨武執暐將縛之暐曰汝何小人而縛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賊何謂天子邪遂送暐於堅堅詰其奔狀暐曰狐死首

丘欲歸死於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率文武出降郭慶遂追評桓于和龍桓殺其鎮東慕容亮而并其衆攻其遼東太守韓稠于平州郭慶遣將軍朱嶷擊桓執而送之堅徙暐及其王公已下并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封暐新興侯署為尚書堅征壽春以暐為平南將軍別部都督淮南之敗隨堅還長安既而慕容垂攻苻丕于鄴慕容沖起兵關中暐謀殺堅以應之事發為堅所誅時年三十五及德僭稱尊號偽謚幽皇帝始廆

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暐四世暐在位二十一年以海西公太和五年滅遁廆毗凡八十五年

慕容恪

慕容恪字玄恭皝之第四子也幼而謹厚沉深有大度母高氏無寵皝未之竒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雄毅嚴重每所言及輙經綸世務皝始異焉乃授之以兵數從皝征伐臨機多竒策使鎮遼東甚有威惠高句麗憚之不敢為寇皝使恪與儁俱伐夫餘儁居中

指授而已恪身當矢石推鋒而進所嚮輒潰皝將終謂儁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及儁嗣位彌加親任累戰有大功封太原王拜侍中假節大都督錄尚書儁寢疾引恪與慕容評屬以後事及暐之世總攝朝權初建鄴閒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温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為大耳慕輿根之就誅也内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且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

何瞻仰哉於是人心稍定恪虚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位朝廷謹肅進止有常度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評罷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其百寮有過未嘗顯之自是庶寮化德稀有犯者恪之圍洛陽也秦中大震苻堅親將以備潼關軍迴乃定恪為將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務於大畧不以小令勞衆軍士有犯法密縱舍之捕斬賊首以令軍營内不整似可犯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臨終暐親臨問以後事恪曰

臣聞報恩莫大薦士版築猶可而況國之懿藩吳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臣恐二寇必有闚闟之計言終而死

陽鶩

陽鶩字士秋右北平無終人也父眈仕廆官至東夷校尉鶩少清素好學器識沉遠起家為平州别駕屢獻安時彊國之術事多納用廆甚奇之皝即王位遷左長史東西征伐叅謀幃幄皝臨終謂儁曰陽士秋忠幹貞固

可託付大事汝善待之儁之將圖中原也瑋制勝之功亞於慕容恪暐旣嗣僞位申以師傅之禮親遇日隆及為太尉慨然而歎曰昔常林徐邈先代名臣猶以鼎足任重而終辭三事以吾虛薄何德以堪之固求罷職言甚懇至暐優答不許瑋清貞謙謹老而彌篤旣以宿望舊齒自慕容恪以下莫不畢拜性儉約常乘獘車瘠馬及死無歛財

皇甫真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弱冠以高才應拜為遼東國侍郎皝嗣位遷平州别駕時內難連年百姓勞悴真議欲寬減歲賦休息力役不合旨免官後以破麻秋之功拜奉車都尉守遼東營丘二郡太守皆有善政及儁僭位入為典書令後從慕容評攻拔鄴都珍貨充溢真一無所取唯存恤人物收圖籍而已儁臨終與慕容恪等俱受顧託慕輿根將謀為亂真陰察知之乃言於恪請除之恪未忍顯其事俄而根謀發伏誅恪謝真曰

不從君言幾成禍敗呂護之叛恪謀於朝曰遠人不服
修文德以來之今護宜以恩詔降乎不宜以兵戈取也
真曰護九年之間三背王命揆其姦心凶勃未已明公
方飲馬江湘勒銘劒閣況護蕞爾近畿而不梟戮宜以
兵算取之不可復以文檄喻也恪從之以真為冠軍將
軍別部都督師還拜鎮西將軍并州刺史鎮護匈奴中
郎將徵還拜侍中光禄大夫累遷太尉侍中苻堅密謀
兼并欲觀審舋隙乃遣其西戎主簿郭辯潛結匈奴左

賢王曹轂令轂遣使詣鄴辯因從之真兄典仕苻堅為
散騎常侍從子奮覆並顯關西辯既至鄴歷造公卿言
於真曰辯家為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
兄弟並相知在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斯言何以及
我君似姦人得無因緣假託乎乃白暐請窮詰之暐評
不許辯還謂堅曰燕朝無綱紀實可圖之鑒機識變唯
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地豈無智識士一人哉真亦
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子矣真性清儉寡慾不

營產業飲酒至石餘不亂雅好屬文凡著詩賦四十餘篇王猛入鄴真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真答曰卿昨為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猛大嘉之謂權翼曰皇甫真故大器也從堅入關為奉車都尉數歲而死

史臣曰觀夫北陰衍氣醜虜彙生隔閡諸華聲教莫之漸雄據殊壤貪悍成其俗先叛後服蓋常性也自當塗紊紀典午握符推亡之功掩岷吳而可録御遠之策懐

戎狄而猶漏慕容廆英姿偉量是曰邊豪釁迹姦圖實

惟亂首何者無名而舉表深譏於魯册象龔致罰昭大

訓於姚典況乎放命挺禍距戰發其狼心剽邑屠城略

地騁其蠭賊既而二帝遘平陽之酷按兵窺運五鐸啓

金陵之祚率禮稱藩勤王之誠當君危而未立匡主之

節俟國泰而將狗適所謂相時而動豈素蓄之款哉然

其制敵多權臨下以恵勸農桑敦地利任賢士該時傑

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葉之基焉元真體貌不恒暗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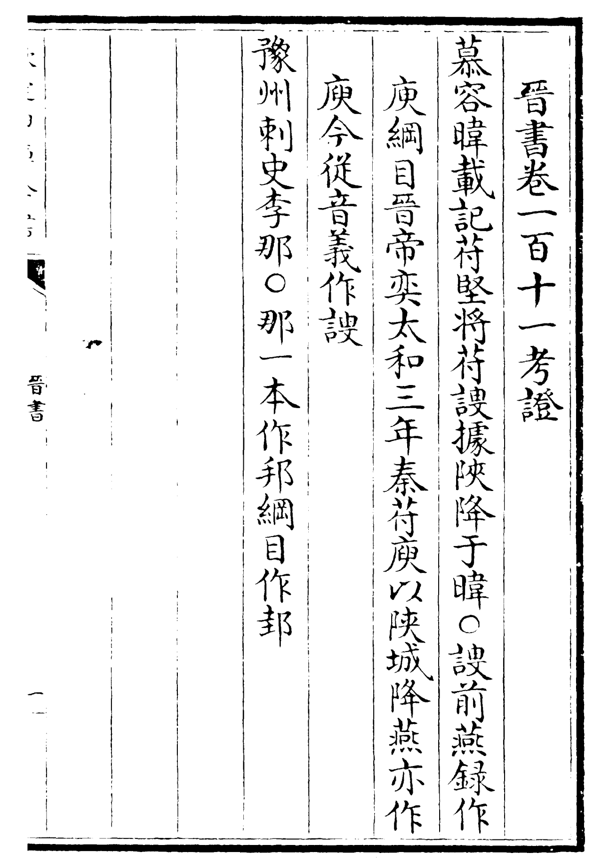
天表沉毅自處頗懷竒略于時羣雄角立爭奪在辰顯
宗主祭於沖年庾亮竊政於元舅朝綱不振天步孔艱
遂得據已成之資乘土崩之會揚兵南騖則烏丸卷甲
建旆東征則宇文摧陣乃負險自固恃勝而驕端拱稱
王不待朝命昔鄭武職居三事爵不改伯齊桓績宣九
合位止為侯瞻曩烈而功微徽前經而禮縟谿壑難滿
此之謂乎宣英文武兼優加之以機斷因石氏之釁首
圖中原燕王恊其籌𭣣䇄馬為其用一戰而平㔾寇再舉

而拔堅城氣讋傍鄰威加邊服便謂深功被物天數在躬遽竊鴻名偷安寳籙猶將席捲京洛肆其蟻聚之徒窐劄黎元縱其鯨吞之勢使江左疲於奔命職此之由非夫天厭素靈而啟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斯景茂庸材不親厥務賢輔攸賴逆臣挫謀於是陷金墉而款河南包銅城而臨漠北西秦勁卒頓函關而不進東夏遺黎企鄴宮而授首當此之時也凶威轉熾及玄恭即世虐媼亂朝垂以勳德不容評以黷貨干政志士絶忠

貞之路譊人襲交亂之風輕鄰反速其咎禦敵罕修其備以攜離之衆抗敢死之師鋒鏑未交白溝淪境衝輣暫擬紫陌成墟是知由余出而戎亡子常升而郢覆終於身死異域智不自全吉凶惟人良所謂也

贊曰青山徙構玄塞分疆蠢兹雜種奕世彌昌角端掩月步摇翻霜乘危蝟起怙嶮鴟張假竊神器憑陵帝鄉守不以德終致餘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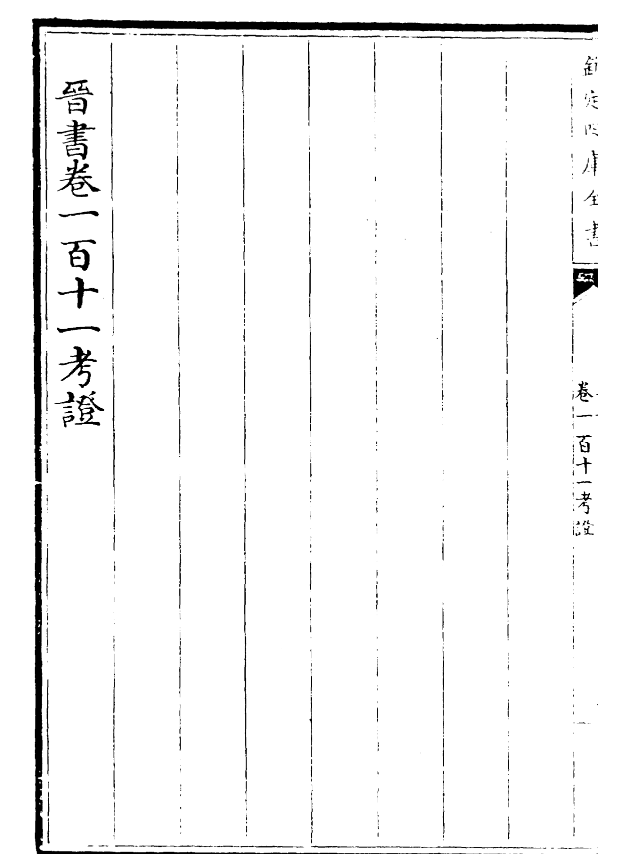
晉書卷一百十一



晉書卷一百十一考證

慕容暐載記苻堅將苻詖據陝降于暐○詖前燕錄作庾綱目晉帝奕太和三年秦苻庾以陝城降燕亦作庾今從音義作詖

豫州刺史李那○那一本作邦綱目作邽


晉書卷一百十一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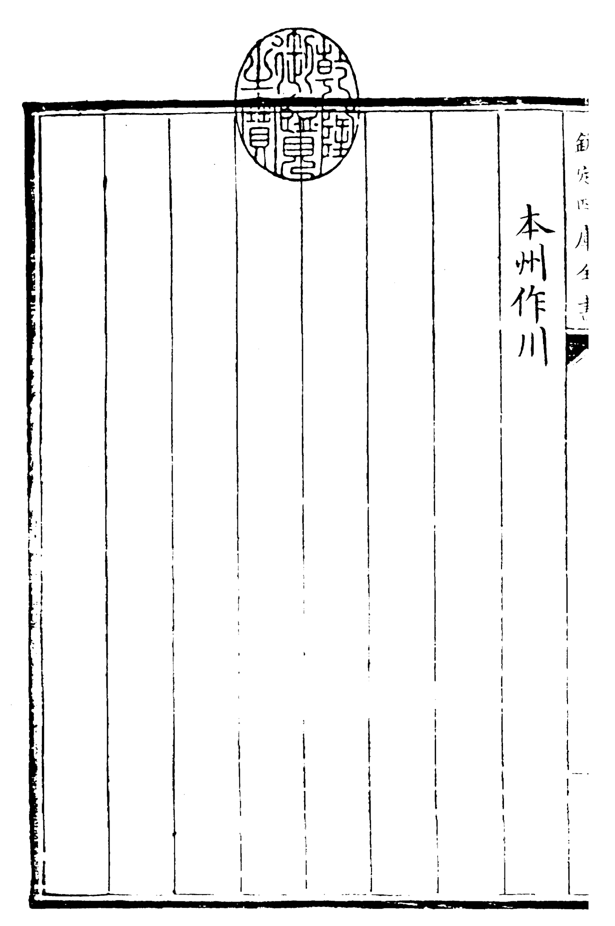
謹案卷一百九第五頁後五行乃遣其長史劉祥獻捷京師據綱目通鑑及毛本祥作翔

第十六頁前二行翰知戭躬自總戎刊本戎訛戍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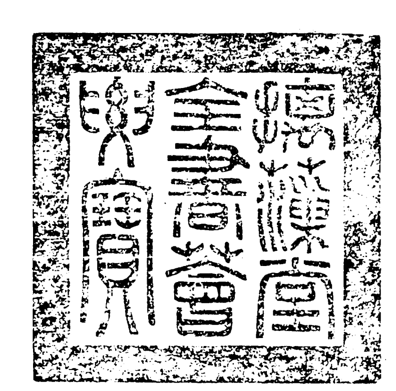
卷一百十一第五頁後五行佐命者則以功成爲效刊本佐訛位據毛本改

第六頁前五行鎮律郎毛本鎮作鐘

第十六頁前三行攻其遼東太守韓稠于平州毛



本州作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魏廷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一百十二 三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晋書卷一百十二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十二

苻洪

苻洪字廣世畧陽臨渭氐人也其先蓋有扈之苗裔世為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為氏焉父懐歸部落小帥先是隴右

大雨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曰洪好施多權畧驍武善騎射屬永嘉之亂乃散千金召英傑之士訪安危變通之術宗人蒲光蒲突遂推洪為盟主劉曜僭號長安光等逼洪歸曜拜率義侯曜敗洪西保隴山石季龍將攻上邽洪又請降季龍大悅拜冠軍將軍委以西方之事季龍滅石生洪說季龍宜徙關中豪傑及羌戎內實京師季龍從之以洪為龍驤將軍流人都督處于枋頭累有戰功封西平郡公其部下賜爵

關内侯者二千餘人以洪為關内領侯將冉閔言於季龍曰苻洪雄果其諸子並非常才宜密除之季龍待之愈厚及石遵即位閔又以為言遵乃去洪都督餘如前洪怨之乃遣使降晉後石鑒殺遵所在兵起洪有衆十餘萬永和六年帝以洪為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時有説洪稱尊號者洪亦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洪謂博士胡文曰孤率衆十

萬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數中孤取天下有易於漢祖初季龍以麻秋鎮枹罕冉閔之亂秋歸鄴洪使子雄擊而獲之以秋為軍師將軍秋說洪西都長安洪深然之旣而秋因宴鴆洪將并其衆世子健收而斬之洪將死謂健曰所以未入關者言中州可指時而定今見困豎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亡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而死年六十六健僭位偽謚惠武帝

苻健

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羌氏夢大羆而孕之及長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為石季龍父子所親愛季龍雖外禮苻氏心實忌之乃陰殺其諸兄而不害健也及洪死健嗣位去秦王之號稱晉爵遣使告喪于京師且聽王命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戎夏多歸之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偽受石祗官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

不種者健殺之以狗旣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盡衆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入潼關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健執菁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比及黄泉無相見也旣濟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杜洪遣其將張先要健於潼關健逆擊破之健雖戰勝猶修牋于洪并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盡召關中之衆來距健筮之遇泰之臨健曰小往大

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還東而大吉孰大焉是時衆星夾河西流占者以為百姓還西之象健遂進軍次赤水遣雄畧地渭北又敗張先於陰槃擒之諸城盡陷菁所至無不降者三輔畧定健引兵至長安洪奔司竹健入而都之遣使獻捷京師并修好於桓溫健軍師將軍賈玄碩等表健為侍中大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單于秦王健怒曰我官位輕重非若等所知既而潛使諷玄碩等使上尊號永和七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境內死罪建

元皇始繕宗廟社稷置百官於長安立妻强氏為天王皇后子萇為天王皇太子弟雄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雍州刺史自餘封授各有差初杜洪之奔也㧑晉梁州刺史司馬勲至是勲率步騎三萬入秦川健敗之於五丈原八年健僭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諸公進為王以大單于授其子萇杜洪屯宜秋為其將張琚所殺琚自立為秦王置百官健率步騎二萬攻琚斬其首健至自宜秋遣雄菁率衆畧關東并援石季

龍豫州刺史張遇於許昌與晉鎮西將軍謝尚戰于潁水之上王師敗績雄乘勝逐北至于壘門殺傷大半遂虜遇及其衆歸于長安拜遇司空豫州刺史鎮許昌雄攻王擢於隴上擢奔涼州雄屯隴東張重華拜擢征東大將軍使與其將張弘宋脩連兵伐雄雄與菁率衆擊敗之獲弘脩送長安初張遇自許昌來降健納遇後母韓氏為昭儀每於衆中謂遇曰卿吾子也遇慙恨引關中諸將欲以雍州歸順乃與健中黃門劉晃謀夜襲健

事覺遇害於是孔特起池陽劉珍夏侯顯起鄠喬景起雍胡陽赤起司竹呼延毒起霸城衆數萬人並遣使詣征西桓温中軍殷浩請救雄遣菁掠上洛郡於豐陽縣立荆州以引南金奇貨弓竿漆蠟通關市來遠商於是國用充足而異賄盈積矣十年温率衆四萬趨長安遣別將入淅川攻上洛執健荆州刺史郭敬而遣司馬勳掠西鄙健遣其子萇率雄菁等衆五萬距温于堯柳城愁思堆温轉戰而前次于灞上萇等退營城南健以羸

兵六千固守長安小城遣精銳三萬為游軍以距温三輔郡縣多降于温健別使雄領騎七千與桓沖戰於白鹿原王師敗績又破司馬勲于子午谷初健聞温之來也收麥清野以待之故温衆大飢至是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及至潼關又為萇等所敗司馬勲奔還漢中其年西虜乞没軍邪遣子入侍健於是置來賓館于平朔門以懷遠人起靈臺於杜門與百姓約法三章薄賦卑宮垂心政事優禮耆老修尚儒學而關右稱來蘇焉新

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弗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為妖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屐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歎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赦之蝗蟲大起自華澤至隴山食百草無遺牛馬相噉毛猛獸及狼食人行路斷絕健自蠲百姓租稅減膳徹懸素服避正殿初桓溫之入關也其太子萇與溫戰為流矢

所中死至是立其子生為太子健寢疾菁勒兵入東宮將殺苻生自立時生侍健疾菁以健為死迴攻東掖門健聞變升端門陳兵衆皆舍杖逃散執菁殺之數日健死時年三十九在位四年偽謚明皇帝廟號世宗後改曰高祖

苻生

生字長生健第三子也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為兒童時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

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涙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捶洪曰汝爲爾不已吾將以汝爲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口謂健曰此兒狂勃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至便可如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絶一時桓温之來伐也生單馬入陣搴旗斬將者前後十數萇既死健以讖言三羊五眼應符故立爲太子

健卒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年壽光時永和十三年也尊其母强氏為皇太后立妻梁氏為皇后以呂婆樓為侍中左大將軍苻安領太尉苻柳為征東大將軍并州牧鎮蒲坂苻謏為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陜城自餘封授有差初生將强懷與桓温戰沒其子延未及封而健死會生出游懷妻樊氏於道上書論懷忠烈請封其子生怒射而殺之偽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於生曰比頻有客星孛于大角熒惑入於東井大角為帝坐

東井秦之分野於占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
陛下遠追周文修德以禳之惠和羣臣以成康哉之美
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亦足以塞大喪之變毛太傅
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謂大臣也於是殺其妻梁
氏及太傅毛貴車騎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未幾又
誅侍中丞相雷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諸羌悉叛弱
兒南安羌酋也剛鯁好直言見生嬖臣趙韶董榮亂政
每大言於朝故榮等譖而誅之生雖在諒闇游飲自若

荒耽淫虐殺戮無道常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備置左右又納董榮之言誅其司空王隨以應日蝕之災饗羣臣於太極前殿飲酣樂奏生親歌以和之命其尚書令辛牢典勸既而怒曰何不彊酒猶有坐者引弓射牢而殺之於是百僚大懼無不引滿昏醉汙服失冠蓬頭僵仆生以為樂生聞張祚見殺玄靚幼沖命其征東苻柳參軍閻負梁殊使涼州以書喻之負殊至姑臧玄靚年幼不見殊等其涼州牧張瓘謂負殊曰孤之本

朝世執忠節遠宗大晉臣無境外之交君等何為而至負殊曰晉王以鄰藩義好有自來矣雖擁阻山河然風通道會不欲使羊陸二公獨美於前主上以欽明紹統八表宅心光被四海格於天地晉王思與張王齊曜大明交玉帛之好兼與君公同金蘭之契是以不遠而來有何怪乎瓘曰羊陸一時之事亦非純臣之義也本朝六世重光固忠不二若與苻征東交玉帛之好者便是上違先公純誠雅志下乖河右遵奉之情負殊曰昔微

子去殷項伯歸漢雖背君違親前史美其先覺亡晉之餘遠逃江會天命去之故尊先王翻然改圖北面二趙葢神算無方鑒機而作君公若欲稱制河西衆旅非秦之敵如欲宗歸遺晉深乖先君雅旨孰若遠蹤竇融附漢之規近述先王歸趙之事垂祚無窮永享遐祉乎璀曰中州無信好食誓言往與石氏通好旋見寇襲中國之風誠在昔日不足復論通和之事也負殊曰三王異政五帝殊風趙多姦詐秦以義信豈可同年而語哉張

先楊初皆擅兵一方不供王貢先帝命將擒之宥其難
恕之罪加以爵封之榮今上道合二儀慈弘山海信符
陰陽御物無際不可以二趙相況也璀曰秦若兵彊化
盛自可先取江南天下自然盡為秦有何辱征東之命
負殊曰先帝以大聖神武開構鴻基彊燕納欵八州順
軌主上欽明道必隆世慨微號擁於河西正朔未加吳
會以吳必須兵涼可以義故遣行人先申大好如君公
不能蹈機而發者正可緩江南數年之命廻師西旆恐

涼州弗可保也瓘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包崑域東阻大河伐人有餘而況自固秦何能為患負殊曰貴州險塞孰若崤函五郡之衆何如秦雍張琚杜洪因趙之成資據天阻之固策三秦之鋭藉陸海之饒勁士風集驍騎如雲自謂天下可平關中可固先帝神矛一指望旗氷解人詠來蘇不覺易主燕雖武視關東猶以地勢之義逆順之理北面稱藩貢不踰月致肅慎楛矢通九夷之珍單于屈膝名王内附控弦之士百有餘萬鼓

行而濟西河者君公何以抗之盍追遵先王臣趙故事世享大美為秦之西藩瓘曰然秦之德義加於天下江南何以不賔負殊曰文身之俗負阻江山道洿先叛化盛後賔自古而然豈但今也故詩曰蠢爾蠻荆大邦為仇言其不可以德義懐也瓘曰秦據漢舊都地兼將相文武輔臣領袖一時者誰也負殊曰皇室懿藩忠若公旦者則大司馬武都王安征東大將軍晋王柳文武兼才神器秀拔入可允釐百工出能折衝萬里者衛大將

軍廣平王黄眉後將軍清河王法龍驍將軍東海王堅之兄弟其耆年碩德德侔尚父者則太師錄尚書事廣密公魚遵其清素剛嚴骨鯁貞亮則左光祿大夫强平金紫光祿程肱牛夷博聞强識探賾索幽則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黄門侍郎李柔雄毅厚重權智無方則左衛將軍李威右衛將軍苻雅才識明達令行禁止則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特進光祿大夫强汪侍中尚書吕婆樓文史富贍鬱為文宗則尚書右僕射董榮祕

書監王颺著作郎梁讜驍勇多權畧攻必取戰必勝關張之流萬人之敵者則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立忠將軍彭越安遠將軍范俱難建武將軍徐盛常伯納言卿校牧守則人皆文武莫非才賢其餘懷經世之才藴佐時之畧守南山之操遂而不奪者王猛朱彤之倫相望於巖谷濟濟多士焉可罄言姚襄張平一時之傑各擁衆數萬狼顧偏方皆委忠獻欵請為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惟君公圖之璀笑曰此事決之主上

非身所了負殊曰涼王雖天縱英睿然尚幼沖君公居伊霍之任安危所繫見機之義實在君公瓘新輔政河西所在兵起懼秦師之至乃言於玄靚遣使稱藩生因其所稱而授之慕容儁遣將慕輿長卿等率衆七千入自軹關攻幽州刺史張哲于裴氏堡晉將軍劉度等率衆四千攻青州刺史袁朗于盧氏生遣其前將軍苻飛距晉建節鄧羌距燕飛未至而度退羌及長卿戰于堡南大敗之獲長卿及甲首二千七百餘級姚襄率衆萬

餘攻其平陽太守苻産于匈奴堡苻柳救之為襄所敗引還蒲坂襄遂攻堡尅之殺苻産盡坑其衆遣使從生假道將還隴西生將許之苻堅諌曰姚襄人傑也今還隴西必為深害不如誘以厚利伺隙而擊之生乃止遣使拜襄官爵襄不受斬其使者焚所送章策寇掠河東生怒命其大將軍張平討之襄乃卑辭厚幣與平結為兄弟平更與襄通和生發三輔人營渭橋金紫光禄大夫程肱以妨農害時上疏極諌生怒殺之長安大風發

屋拔樹行人顛頓宫中奔擾或稱賊至宫門晝閉五日
乃止生推告賊者殺之剔而出其心左光禄大夫强平
諫曰元正盛旦日有蝕之正陽神朔昏風大起兼水旱
不時獸災未息此皆由陛下不勉彊於政事乖和氣所
致也願陛下務養元元平章百姓棄纎介之嫌含山嶽
之過致敬宗廟愛禮公卿去秋霜之威垂三春之澤則
姦回寢止妖祲自消乾靈祇祐皇家永保無窮之美矣
生怒以為妖言鑿其頂而殺之平之囚也僞衛將軍苻

黄眉前將軍苻飛建節鄧羌侍讌禁中叩頭固諫以太后為言平即生毋强氏之弟也生既弗許强氏憂恨而死生下書曰朕受皇天之命承祖宗之業君臨萬邦子育百姓嗣統以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刑虐行者比肩未足為稀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時猛獸及狼大暴晝則斷道夜則發屋惟害人而不食六畜自生立一年獸殺七百餘人百姓苦之皆聚而邑居為害滋甚遂廢農桑内外兇懼羣臣奏請

禳災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終不能累年為患也天豈不子愛羣生而年年降罰正以百姓犯罪不已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但勿犯罪何為怨天而尤人哉生如阿房遇兄與妹俱行者逼令為非禮不從生怒殺之又譏羣臣于咸陽故城有後至者皆斬之嘗使太醫令程延合安胎藥問人參好惡并藥分多少延曰雖小小不具自可堪用生以為譏其目鑿延出目然後斬之有司奏太白犯東井東井秦之分也太白罰星必

有暴兵起于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所怪乎
姚襄遣姚蘭王欽盧等招動鄜城定陽北地芹川諸羌
胡皆應之有衆二萬七千進據黄洛生遣苻黄眉苻堅
鄧羌率步騎萬五千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
說黄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頻為桓温張平所敗
鋭氣喪矣今謀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很易以剛
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襄必忿而出師可一戰擒也
黄眉從之遣羌率騎三千軍於壘門襄怒盡鋭出戰羌

僞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于三原羌廻騎距襄俄而黄眉與堅至大戰斬之盡俘其衆黄眉等振旅而還黄眉雖有大功生不加旌賞每於衆中辱之黄眉怒謀殺生自立事發伏誅其王公親戚多有死者初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便為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時為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夢之故誅其侍中太師錄尚書事魚遵及其七子十孫時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

何青青瞎兒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禳之金紫光祿大夫牛夷懼不免禍請出鎮上洛生曰卿忠肅篤誠宜左右朕躬豈有外鎮之理改授中軍夷懼歸而自殺初生少凶暴嗜酒健臨死恐其不能保全家業誡之曰酋帥大臣若不從汝命可漸除之及即偽位殘虐滋甚沈湎於酒無復晝夜羣臣朔望朝謁罕有見者或至暮方出臨朝輙怒惟行殺戮動連月昏醉文奏因之遂寢納姦佞之言賞罰失中左右或言陛下聖

明宰世天下惟歌太平生曰媚於我也引而斬之或言
陛下刑罰微過曰汝謗我也亦斬之所幸妻妾少有忤
旨便殺之流其尸于渭水又遣宫人與男子裸交於殿
前生剝牛羊驢馬活燗雞豚鵝三五十為羣放之殿中
或剝死囚面皮令其歌舞引羣臣觀之以為嬉樂宗室
勲舊親戚忠良殺害畧盡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歸人
情危駭道路以目既自有目疾其所諱者不足不具少
無缺傷殘毁偏隻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

可勝紀至於截脛刳胎拉脅鋸頸者動有千數太史令康權言於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於太微遂入於東井兼自去月上旬沉陰不雨迄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深願陛下脩德以消之生怒以為妖言撲而殺之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是夜清河王苻法夢神告之曰旦將禍集汝門惟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乃與特進梁平老强汪等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苻堅與呂婆樓率麾下

三百餘人鼓譟繼進宿衛將士皆捨杖歸堅生猶昏寐未寤堅衆繼至引生置於別室廢之為越王俄而殺之生臨死猶飲酒數斗昏醉無所知矣時年二十三在位二年僞謚厲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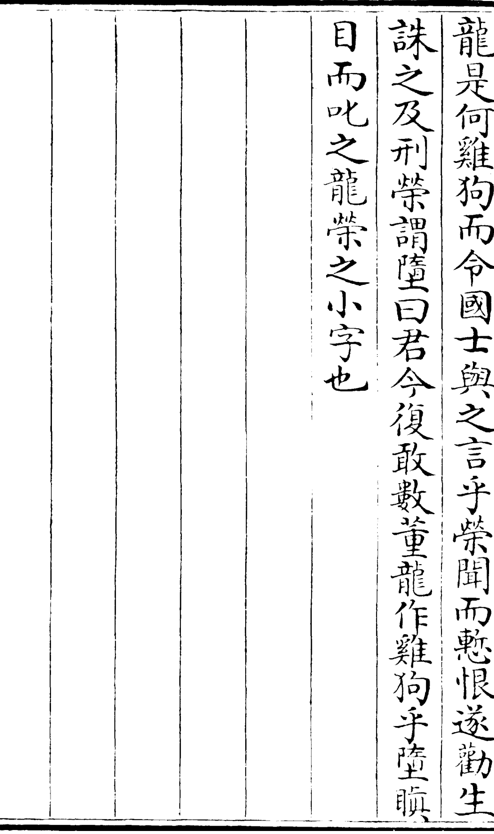
苻雄

苻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也少善兵書而多謀畧好施下士便弓馬有政術健僭位為佐命元勲權侔人主而謙恭奉法健常曰元才吾姬旦也及卒健哭之歐血曰天

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奪元才之速也子堅別有載記

王墮

王墮字安生京兆霸城人也博學有雄才明天文圖緯苻洪征梁犢以墮為司馬謂洪曰讖言苻氏應王公其人也洪深然之及為宰相著匪躬之稱健常歎曰天下羣官皆如王令君者陰陽曷不和乎甚敬重之性剛峻疾惡雅好直言疾董榮强國如仇讎每於朝見之際略不與言人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時公宜降意墮曰董



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榮聞而懟恨遂勸生誅之及刑榮謂墮曰君今復敢數董龍作雞狗乎墮瞋目而叱之龍榮之小字也

晉書卷一百十二

晋書卷一百十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十三

苻堅上

苻堅字永固一名文玉雄之子也祖洪從石季龍徙鄴家于永貴里其母苟氏嘗游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焉有神光自天

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艸付臣又土王咸陽臂垂過膝目有紫光洪奇而愛之名曰堅頭年七歲聰敏好施舉止不踰規矩每侍洪側輒量洪舉措取與不失機候洪每曰此兒姿貌瓌偉質性過人非常相也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于此不畏司隸縛邪堅曰司隸縛罪人不縛小兒戲也統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之相左右怪之統曰非爾所及也後又遇之統下車屏人密謂之

曰苻郎骨相不恒後當大貴但僕不見如何堅曰誠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師就家學洪曰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邪欣而許之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為龍驤將軍健翼日為壇於曲沃以授之健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為神明所命可不勉之堅揮劒捶馬志氣感勵士卒莫不憚服焉性至孝博學多才藝有經濟大志要結英豪以圖緯世之宜王猛呂婆樓强汪梁平老等並有王佐之才為

其羽翼太原薛讚略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及苻生嗣偽位讚翼説堅曰今主上昏虐天下離心有德者昌無德受殃天之道也神器業重不可令他人取之願君王行湯武之事以順天人之心堅深然之納為謀主生既殘虐無度梁平老等亟以為言堅遂弑生以偽位讓其兄法法自以庶孽不敢當堅及母苟氏並慮衆心未服難居大位羣寮固請乃從之以升平元年僭稱大秦天王誅生佞幸臣董龍趙韶等二十餘人赦其境内

改元曰永興追謚父雄為文桓皇帝尊母苟氏為皇太后妻苟氏為皇后子宏為皇太子兄法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從祖侯為太尉從兄柳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封弟融為陽平公雙河南公子丕長樂公暉平原公熙廣平公叡鉅鹿公李威為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梁平老為右僕射强汪為領軍將軍仇騰為尚書領選席寶為丞相長史行太子詹事呂婆樓為司隸校尉王猛薛讚為中書侍郎權翼為給事黃門

侍郎與猛讚並掌機密追復魚遵雷弱兒毛貴王墮梁楞梁安段純辛牢等本官以禮改葬之其子孫皆隨才擢授初堅母以法長而賢又得衆心懼終為變至此遣殺之堅性仁友與法訣於東堂慟哭嘔血贈以本官謚曰哀封其子陽為東海公敷為清河公於是脩廢職繼絕世禮神祇課農桑立學校鰥寡孤獨高年不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其殊才異行孝友忠義德業可稱者令在所以聞其將張平以并州叛堅率衆討之以其建節將

軍鄧羌為前鋒率騎五千據汾上堅至銅壁平盡衆拒戰為羌所敗獲其養子蚝送之平懼乃降于堅堅赦其罪署為右將軍蚝武賁中郎將加廣武將軍徙其所部三千餘戸于長安堅自臨晉登龍門顧謂其羣臣曰美哉山河之固婁敬有言關中四塞之國真不虛也權翼薛讚對曰臣聞夏殷之都非不險也周秦之衆非不多也終於身竄南巢首懸白旗軀殘於犬戎國分於項籍者何也德之不脩故耳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深願陛

下追蹤唐虞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乃
還長安賜為父後者爵一級鰥寡高年穀帛有差丐所
過田租之半是秋大旱堅減膳徹懸金玉綺繡皆散之
戎士後宮悉去羅紈衣不曳地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
偃甲息兵與境內休息王猛親寵愈密朝政莫不由之
特進樊世氐豪也有大勲于苻氏負氣倨傲衆辱猛曰
吾輩與先帝共興事業而不預時權君無汗馬之勞何
敢專管大任是為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猛曰方當使君

為宰夫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城門不爾者終不處於世也猛言之於堅堅怒曰必須殺此老氐然後百寮可整俄而世入言事堅謂猛曰吾欲以楊壁尚主壁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楊壁臣之壻也婚已乆定陛下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讓世曰陛下帝有海內而君敢競婚是為二天子安有上下世怒起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由此發怒命斬之於西廐諸氐紛紜競陳猛短堅恚甚慢罵或有鞭撻於殿廷

者權翼進曰陛下宏達大度善馭英豪神武卓犖錄功捨過有漢祖之風然慢易之言所宜除之堅笑曰朕之過也自是公卿以下無不憚猛焉堅起明堂繕南北郊郊祀其祖洪以配天宗祀其伯健於明堂以配上帝親耕耤田其妻苟氏親蠶於近郊堅南遊霸陵顧謂羣臣曰漢祖起自布衣廓平四海佐命功臣孰為首乎權翼進曰漢書以蕭曹為功臣之冠堅曰漢祖與項羽爭天下困於京索之間身被七十餘創通中六七父母妻子

為楚所囚平城之下七日不火食賴陳平之謀太上妻子克全免匈奴之禍二相何得獨高也雖有人狗之喻豈黄中之言乎於是酣飲極歡命羣臣賦詩大赦復改元曰甘露以王猛為侍中中書令京兆尹其特進强德健妻之弟也昏酒豪横為百姓之患猛捕而殺之陳尸於市其中丞鄧羌性鯁直不撓與猛協規齊志數旬之間貴戚强豪誅死者二十有餘人於是百寮震肅豪右屏氣路不拾遺風化大行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

法也天子之為尊也於是遣使廵察四方及戎夷種落州郡有高年孤寡不能自存長吏刑罰失中為百姓所苦清脩疾惡勸課農桑有便於俗篤學至孝義烈力田者皆令具條以聞時匈奴左賢王衛辰遣使降於堅遂請田内地堅許之雲中護軍賈雍遣其司馬徐斌率騎襲之因縱兵掠奪堅怒曰朕方脩魏絳和戎之術不可以小利忘大信昔荆吴之戰事興蠶婦澆瓜之惠梁宋息兵夫怨不在大事不在小擾邊動衆非國之利也所

獲資産其悉以歸之免雍官以白衣領護軍遣使偹和示之信義辰於是入居塞内貢獻相尋烏丸獨孤鮮卑没弈干率衆數萬又降于堅堅初欲處之塞内苻融以匈奴為患其興自古比虜馬不敢南首者畏威故也今處之於内地見其弱矣方當闚兵郡縣為北邊之害不如徙之塞外以存荒服之義堅從之堅僭位五年鳯皇集于東闕大赦其境内百寮進位一級初堅之將為赦也與王猛苻融密議於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為赦文猛

融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於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也於是敕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諺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為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堅廣脩學宮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孫並遣受業其有學為

通儒才堪幹事清脩廉直孝弟力田者皆旌表之於是人思勸勵號稱多士盜賊止息請託路絶田疇脩闢帑藏充盈典章法物靡不悉備堅親臨太學考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之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堅謂博士王寔曰朕一月三臨太學黜陟幽明躬親獎勵罔敢勌違庶幾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墜漢之二武其可追乎寔對曰自劉石擾覆華畿二都鞠為茂草儒生罕有或存墳籍滅而莫紀經淪學廢奄若秦皇陛下神武撥亂道隆

虞夏開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風化盛隆周垂馨千祀漢之二武焉足論哉堅自是每月一臨太學諸生競勸焉
屠各張罔聚衆數千自稱大單于寇掠郡縣堅以其尚書鄧羌為建節將軍率衆七千討平之時商人趙掇丁妃鄒甕等皆家累千金車服之盛擬則王侯堅之諸公競引之為國二卿黄門侍郎程憲言於堅曰趙掇等皆商販醜豎市郭小人車馬衣服僭同王者官齊君子為藩國列卿傷風敗俗有塵聖化宜肅明典法使清濁顯

分堅於是推檢引撥等為國卿者降其爵乃下制非命士已上不得乘車馬於都城百里之内金銀錦繡工商皂隸婦女不得服之犯者棄市興寧三年堅又改元為建元慕容暐遣其太宰慕容恪攻拔洛陽略地至于崤澠堅懼其入關親屯陝城以備之匈奴右賢王曹轂左賢王衛辰舉兵叛率衆二萬攻其杏城已南郡縣屯于馬蘭山索虜烏延等亦叛堅而通于辰轂堅率中外精鋭以討之以其前將軍楊安鎮軍毛盛等為前鋒都督

轂遣弟活距戰于同川安大敗之斬活并四千餘級轂懼而降堅徙其酋豪六千餘户于長安進擊烏延斬之鄧羌討衛辰擒之於木根山堅自驄馬城如朔方廵撫夷狄以衛辰為夏陽公以統其衆轂尋死分其部落貳城已西二萬餘落封其長子璽為駱川侯貳城以東二萬餘落封其小子寅為力川侯故號東西曹秦雍二州地震裂水泉涌出金象生毛長安大風震雹壞屋殺人堅懼而愈修德政焉使王猛楊安等率衆二萬寇荆州

北部諸郡掠漢陽萬餘戶而還羌斂岐叛堅自稱益州
刺史率部落四千餘家西依張天錫叛將李儼堅遣王
猛與隴西太守姜衡南安太守邵羌討斂岐于略陽張
天錫率步騎三萬擊李儼攻其大夏武始二郡尅之天
錫將掌據又敗儼諸軍于葵谷儼懼遣兄子純謝罪於
堅仍請救尋而猛攻破略陽斂岐奔白馬堅遣楊安與
建威王撫率衆會猛以救儼猛遣邵羌追斂岐使王撫
守侯和姜衡守白石猛與楊安救枹罕及天錫將楊遹

戰于枹罕東猛不利郃羌擒斂岐於白馬送之長安天錫遂引師而歸儼猶憑城未出猛乃服白乘輿從數十人請與相見儼開門延之未及設備而將士續入遂虜儼而還堅以其將軍彭越為平西將軍涼州刺史鎮枹罕以儼為光祿勲歸安侯是歲苻雙據上邽苻柳據蒲坂叛于堅苻庾據陜城苻武據安定並應之將共伐長安堅遣使諭之各齧梨以為信皆不受堅命阻兵自守堅遣後禁將軍楊成世左將軍毛嵩等討雙武王猛鄧

羌攻蒲坂楊安張蚝攻陜城成世毛嵩為雙武所敗堅又遣其武衛王鑒寧朔呂光等率中外精鋭以討之左衛苻雄左禁竇衝率羽林騎七千繼發雙武乘勝至于榆眉鑒等擊敗之斬獲萬五千人武棄安定隨雙奔上邽鑒等攻之苻柳出挑戰猛閉壘不應柳以猛為憚己留其世子良守蒲坂率衆二萬將攻長安長安去蒲坂百餘里鄧羌率勁騎七千夜襲敗之柳引軍還猛又盡衆邀擊悉俘其卒柳與數百騎入于蒲坂鑒等攻上邽

克之斬雙武猛又尋破蒲坂斬柳及其妻子傳首長安猛屯蒲坂遣鄧羌與王鑒等攻陷陜城克之送庾于長安殺之太和四年晉大司馬桓溫伐慕容暐次于枋頭暐衆屢敗遣使乞師于堅請割武牢以西之地堅亦欲與暐連横乃遣其將苟池等率步騎二萬救暐王師尋敗引歸池乃還是時慕容垂避害奔于堅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燕之戚屬世雄東夏寛仁恵下恩結士庶燕趙之間咸有奉戴之意觀其才略權智無方兼其諸子

明毅有幹藝人之傑也蛟龍猛獸非可馴之物不如除
之堅曰吾方以義致英豪建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吾告
之至誠今而害之人將謂我何王師旣旋慕容暐悔割
武牢之地遣使謂堅曰頃者割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
分災救患理之常也堅大怒遣王猛與建威梁成鄧羌
率步騎三萬署慕容垂為冠軍將軍以為鄉導攻暐洛
州刺史慕容筑于洛陽暐遣其將慕容臧率精卒十萬
將觧筑圍猛使梁成等以精銳萬人卷甲赴之大破臧

於滎陽筑懼而請降猛陳師以受之留邵羌鎮金墉猛振旅而歸太和五年又遣猛率楊安張蚝鄧羌等十將率步騎六萬伐暐堅親送猛于霸東謂曰今授卿精兵委以重任便可從壺關上黨出潞川此捷濟之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躬自率衆以繼卿後於鄴相見已敕運漕相繼但憂賊不煩後慮也猛曰臣庸劣孤生操無豪介蒙陛下恩榮内侍帷幄出總戎旅藉宗廟之靈稟陛下神算殘胡不足平也願不煩鑾輅冒犯霜露臣

雖不武望克不淹時但願速敕有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於是進師楊安攻晉陽猛攻壺關執暐上黨太守慕容越所經郡縣皆降于猛猛留屯騎校尉苟萇戍壺關會楊安攻晉陽為地道遣張蚝率壯士數百人入其城中大呼斬關猛安遂入晉陽執暐并州刺史慕容莊暐遣其太傅慕容評率衆四十餘萬以救二城評憚猛不敢進屯於潞川猛留將軍毛當戍晉陽進師與評相持遣游擊郭慶以鋭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傍山

起火燒其輜重火見鄴中暐懼遣使讓評催之速戰猛知評賣水鬻薪有可乘之會評又求戰乃陣於渭原而誓衆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内外今與諸軍深入賊地宜各勉進不可退也願戮力行間以報恩顧受爵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評師之衆也惡之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之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為憂猛曰此非吾之所及

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之羌寢而弗應猛馳就許之羌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傍若無人搴旗斬將殺傷甚衆及日中評衆大敗俘斬五萬有餘乘勝追擊又降斬十萬於是進師圍鄴堅聞之留李威輔其太子宏守長安以苻融鎮洛陽躬率精銳十萬向鄴七日而至於安陽過舊閭引諸耆老語及祖父之事泫然流涕乃停信宿猛潛至安陽迎堅堅謂之曰昔亞

夫不出軍迎漢文將軍何以臨敵而棄衆也猛曰臣每覽亞夫之事常謂前却人主以此而為名將竊未多之臣奉陛下神筭擊垂亡之虜若摧枯拉朽何足慮也監國沖幼鑾駕遠臨脫有不虞其如宗廟何堅遂攻鄴陷之慕容暐出奔高陽堅將郭慶執而送之堅入鄴宮閱其名籍凡郡百五十七縣一千五百七十九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諸州郡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堅郭慶窮追

餘燼慕容評奔于高句麗慶追至遼海句麗縛評送之堅散暐宮人珍寶以賜將士論功封賞各有差以王猛為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鄴以郭慶為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揚武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堅自鄴如枋頭讌諸父老改枋頭為永昌縣復之終世堅至自永昌行飲至之禮歌勞止之詩以饗其羣臣赦慕容暐及其王公已下皆徙于長安封授有差堅於是行禮于辟雍祀先師孔子其

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脩釋奠焉徙關東豪傑及諸雜夷十萬戸于關中處烏丸雜類于馮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徙陳留東阿萬戸以實青州諸因亂流移避仇遠徙欲還舊業者悉聽之晉叛臣袁瑾固守壽春為大司馬桓温所圍遣使請救于堅堅遣王鑒張蚝率步騎二萬救之鑒據洛澗蚝屯八公山桓温遣諸將夜襲鑒蚝敗之鑒蚝屯慎城初仇池氐楊世以地降于堅堅署為平南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既而歸順

於晉世死子纂代立遂受天子爵命而絶於堅世弟統驍武得衆起兵武都與纂分爭堅遣其將苻雅楊安與益州刺史王統率步騎七萬先取仇池進圍寧益雅等次于鷲陜纂率衆五萬距雅晉梁州刺史楊亮遣督護郭寶率騎千餘救之戰于陜中為雅等所敗纂收衆奔還雅進攻仇池楊統帥武都之衆降于雅纂將碩密降于雅請為內應纂懼面縛出降雅釋其縛送之長安以楊統為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鎮仇池先

是王猛獲張天錫將敦煌陰據及甲士五千堅既東平六州西擒楊纂欲以德懷遠且跨威河右至是悉送所獲還涼州天錫懼而遣使謝罪稱藩堅大悅即署天錫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域都護西平公吐谷渾碎奚以楊纂既降懼而遣使送馬五千匹金銀五百斤堅拜纂安遠將軍㴒川侯堅嘗如鄴狩于西山旬餘樂而忘反伶人王洛叩馬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

之主行不履危故文帝馳車袁公止轡孝武好田相如
獻規陛下為百姓父母蒼生所繫何可盤于游田以玷
聖德若禍起須臾變在不測者其如宗廟何其如太后
何堅曰善昔文公悟愆于虞人朕聞罪於王洛吾過也
自是遂不復獵堅聞桓温廢海西公也謂羣臣曰温前
敗灞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間再傾國師六十歲公舉動
如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謝百姓方廢君以自悅將如四
海何諺云怒其室而作色於父者其桓温之謂乎堅以

境内旱課百姓區種懼歳不登省節榖帛之費大官後宫減常度二等百寮之秩以次降之復魏晋士籍使役有常聞諸非正道典學一皆禁之堅臨太學考學生經義上第擢叙者八十三人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僭頗留心儒學王猛整齊風俗政理稱舉學校漸興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于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貿販於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

鸞棲英彥雲集誨我萌黎是歲有大風從西南來俄而晦冥恒星皆見又有赤星見于西南太史令魏延言於堅曰於占西南國亡明年必當平蜀漢堅大悅命秦梁密嚴戎備乃以王猛為丞相以苻融為鎮東大將軍代猛為冀州牧融將發堅祖於霸東奏樂賦詩堅母苟氏以融少子甚愛之比發三至灞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內外莫知是夜堅寢于前殿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閽寺不見后妃移動之象堅推問知之

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遂重星官王猛至長安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讓再三堅不許其後天鼓鳴有彗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名蚩尤旗經太微埽東井自夏及秋冬不滅太史令張孟言於堅彗起尾箕而埽東井此燕滅秦之象因勸堅誅慕容暐及其子弟堅不納更以暐為尚書垂為京兆尹沖為平陽太守苻融聞之上疏於堅曰臣聞東胡在燕歷數彌久逮于石亂遂據華夏跨有六州南面稱帝陛下爰命六師大舉征討勞卒

頻年勤而後獲本非慕義懐德歸化而今父子兄弟列官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勞舊陛下親而幸之臣愚以為猛獸不可養狼子野心往年星異災起於燕願少留意以思天戒臣據可言之地不容嘿已詩曰兄弟急難朋友好合昔劉向以肺腑之親尚能極言況於臣乎堅報之曰汝為德未充而懐是非立善未稱而名過其實詩云德輶如毛人鮮克舉君子處高戒懼傾敗可不務乎今四海事曠兆庶未寧黎元應撫夷狄應和方將混六

合以一家同有形於赤子汝其息之勿懷耿介夫天道助順修德則禳災苟求諸己何懼外患焉晉梁州刺史楊亮遣子廣襲仇池與堅將楊安戰廣敗績晉沮水諸戍皆委城奔潰亮懼而退守磬險安遂進寇漢川堅遣王統朱彤率卒二萬為前鋒寇蜀前禁將軍毛當鷹揚將軍徐成率步騎三萬入自劒閣楊亮率巴獠萬餘拒之戰于青谷王師不利亮奔固西城彤乘勝陷漢中徐成又攻二劒克之楊安進據梓潼晉奮威將軍西蠻校

尉周虓降于彤揚武將軍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距彤等于緜竹聞堅將毛當將至成都仲孫率騎五千奔于南中安當進兵遂陷益州於是西南夷卭莋夜郎等皆歸之堅以安為右大將軍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為鎮西將軍梁州刺史鎮漢中姚萇為寧州刺史領西蠻校尉王統為南秦州刺史鎮仇池蜀人張育楊光等起兵與巴獠相應以叛於堅晉益州刺史竺瑤威遠將軍桓石虔率衆三萬據墊江育乃自號蜀王遣使歸順與巴獠

酋帥張重尹萬等五萬餘人進圍成都尋而育與萬爭權舉兵相持堅遣鄧羌與楊安等擊敗之育光退屯緜竹安又敗張重尹萬于成都南重死之斬首級二萬三千鄧羌復擊張育楊光于緜竹皆害之桓石虔敗姚萇于墊江萇退據五城石虔與竺瑤移屯巴東時有人於堅明光殿大呼謂堅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秘書監朱肜等因請誅鮮卑堅不從遣使巡行四方觀風俗問政道明黜陟恤孤獨不

能自存者以安車蒲輪徵隱士樂陵王勸為國子祭酒及王猛卒堅置聽訟觀於未央之南禁老莊圖讖之學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修學課後宮置典學立內司以授于掖庭選閹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置博士以授經遣其武衛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熈步兵校尉姚萇等率騎十三萬伐張天錫于姑臧遣尚書郎閻負梁殊銜命軍前下書徵天錫堅嚴飾鹵簿親餞萇等于城西賞行將各有差又遣其秦州刺史苟池河

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率三州之衆以繼之閻負等到涼州天錫自以晉之列藩志在保境命斬之遣將軍馬建出距萇等俄而梁熙王統等自清石津攻其將梁粲于河會城陷之茍萇濟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纒縮城又陷之馬建懼自楊川退還清塞天錫又遣將軍掌據率衆三萬與馬建陣于洪池茍萇遣姚萇以甲卒三千挑戰諸將勸據擊之以挫其鋒據不從天錫乃率中軍三萬次金昌萇熙聞天錫來逼急攻據建建降

於萇遂攻據害之及其軍司席仂萇進軍入清塞乘高列陣天錫又遣司兵趙充哲為前鋒率勁勇五萬與萇等戰于赤岸哲大敗天錫懼而奔還致牋請降萇至姑臧天錫乘素車白馬面縛輿櫬降于軍門萇釋縛焚櫬送之于長安諸郡縣悉降堅以梁熙為持節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西羌校尉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于關中五品稅百姓金銀一萬三千斤以賞軍士餘皆安堵如故堅封天錫重光縣之東寧鄉二百户號歸義侯

初萇等將征天錫堅為其立第於長安至是而居之堅既平涼州又遣其安北將軍幽州刺史苻洛為北討大都督率幽州兵十萬討代王涉翼犍又遣後將軍俱難與鄧羌等率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與洛會于涉翼犍庭翼犍戰敗遁于弱水苻洛逐之勢窘迫退還陰山其子翼圭縛父請降洛等振旅而還封賞有差堅以翼犍荒俗未參仁義令入太學習禮以翼圭執父不孝遷之於蜀散其部落於漢鄣邊故地立尉監行事

官寮領押課之治業營生三五取丁優復三年無稅租其渠帥歲終令朝獻出入行來為之制限堅嘗之太學名涉翼犍問曰中國以學養性而人壽考漠北噉牛羊而人不壽何也翼犍不能答又問卿種人有堪將者可名為國家用對曰漠北人能捕六畜善馳走逐水草而已何堪為將又問好學否對曰若不好學陛下用教臣何為堅善其答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鄭白故事發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

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岡鹵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賴其利以涼州新附復租賦一年為父後者賜爵一級孝弟力田爵二級孤寡高年穀帛有差女子百户牛酒大酺三日遣其尚書令苻丕率司馬慕容暐苟萇等步騎七萬寇襄陽使楊安將樊鄧之衆為前鋒屯騎校尉石越率精騎一萬出魯陽關慕容垂與姚萇出自南鄉苟池等與彊弩王顯將勁卒四萬從武當繼進大會漢陽師次沔北晉南中郎將朱序以丕軍無舟檝不以為虞石

越遂游馬以渡序大愳固守中城越攻陷外郛獲船百餘艘以濟軍丕率諸將進攻中城遣茍池石越毛當以衆五萬屯于江陵晉車騎將軍桓沖擁衆七萬為序聲援憚池等不進保據上明兖州刺史彭超遣使上言於堅曰晉沛郡太守戴逯以卒數千戍彭城臣請率精鋭五萬攻之𩔖更遣重將討淮南諸城堅於是又遣其後將軍俱難率右將軍毛當後禁毛盛陵江邵保等步騎七萬寇淮陰盱眙揚武彭超寇彭城梁州刺史韋鍾寇

魏興攻太守吉挹于西城晉將軍毛武生率衆五萬距之與俱難等相持于淮南先是梁熙遣使西域稱揚堅之威德并以綵繒賜諸國王於是朝獻者十有餘國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及諸珍異五百餘種堅曰吾思漢文之返千里馬咨嗟美詠今所獻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王髣髴古人矣乃命羣臣作止馬詩而遣之示無欲也其下以為盛德之事遠同漢文於是獻詩者四百餘人是時苻丕久圍襄陽御史

中丞李柔劾丕以師老無功請徵下廷尉堅曰丕等費廣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淹時不可虛然中返其特原之令以功成贖罪因遣其黄門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仍賜以劒曰來春不捷者汝可自裁不足復持面見吾也初丕之寇襄陽也將急攻之苟萇諫曰今以十倍之衆積粟如山但徙荆楚人内於許洛絶其糧運使外援不接糧盡無人不攻自潰何為促攻以傷將士之命丕從之及堅讓至衆咸疑懼莫知所為征南主簿河東王

施進曰以大將軍英秀諸將勇銳以攻小城何異洪鑪燎羽毛所以緩攻欲以計制之若決一旦之機可指日而定今破襄陽上明自遁復何所疑願請一旬之期以展三軍之勢如其不捷施請為戮首丕於是促圍攻之堅將親率衆助丕等使苻融將關東甲卒會于壽春梁熙統河西之衆以繼中軍融熙並上言以為未可興師乃止太元四年晉兖州刺史謝玄率衆數萬次于泗汭將救彭城苻丕陷襄陽執南中郎將朱序送于長安堅

署爲度支尚書以其中壘梁成爲南中郎將都督荆揚州諸軍事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鎮襄陽以征南府器杖給之彭超圍彭城也置輜重于留城至是晉將謝玄遣將軍何謙之高衡率衆萬餘聲趣留城超引軍赴之戴逯率彭城之衆奔于謝玄超留其治中徐褒守彭城而復寇盱眙俱難既陷淮陰留邵保戍之與超會師而南晉將毛武生救魏興遣前鋒督護趙福將軍袁虞等將水軍一萬泝江而上竪南巴校尉姜宇

遣將張紹仇生等水陸五千距之戰于南縣王師敗績尋而韋鍾攻陷魏興執太守吉挹毛當與王顯自襄陽而東會攻淮南彭超陷盱眙獲晉建威將軍高密内史毛璪之遂攻晉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京都大震臨江列戍孝武帝遣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于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次于堂邑謝玄自廣陵救三阿毛當毛盛馳襲安之王師敗績玄率衆三萬次于白馬塘俱難遣其將都顔率騎逆

玄戰于塘西玄大敗之斬顔玄進兵至三阿與難超戰超等又敗退保盱眙玄進次石梁與田洛攻盱眙難超出戰復敗退屯淮陰玄遣將軍何謙之督護諸葛侃率舟師乘潮而上焚淮橋又與難等合戰謙之斬其將邵保難超退師淮北難歸罪彭超斬其司馬栁渾堅聞之大怒檻車徵超下獄超自殺難免為庶人堅以毛當為平南將軍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為平東將軍兗州刺史鎮胡陸王顯為平吳校尉揚州刺史戍下邳賞堂邑

之功也又以苻洛為散騎常侍持節都督益寧西南夷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領護西夷校尉鎮成都命從伊闕自襄陽泝漢而上洛健之兄子也雄勇多力而猛氣絶人堅深忌之故常為邊牧洛有征伐之功而未賞及是遷也恚怨謀於衆曰孤於帝室至親也主上不能以將相任孤常擯孤於外既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伏計令梁成沉孤於漢水矣為宜束手就命為追晉陽之事以匡社稷邪諸君意如何其治中平顔

妄陳祥瑞勸洛舉兵洛因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沮謀者斬於是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秦王署置官司以平顏為輔國將軍幽州刺史為其謀主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烏丸高句麗百濟及薛羅休忍等諸國並不從洛懼而欲止平顏曰且宜聲言受詔盡幽并之兵出自中山常山陽平公必郊迎於路因而執之進據冀州總關東之衆以圖秦雍可使百姓不覺易主而大業定矣洛從之乃率衆七萬發和龍將圖長安於是關中騷動盜賊

並起堅遣使數之曰天下未一家兄弟匪他何為而反可還和龍當以幽州永為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褊阨不足容萬乘須還王咸陽以承高祖之業若能俟駕潼關者位為上公爵歸本國堅大怒遣其左將軍竇衝及呂光率步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都貴馳傳詣鄴率冀州兵三萬為前鋒以苻融為大都督授之節度使石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石逕襲和龍海行四百餘里苻重亦盡薊城之衆會洛兵于中山有衆十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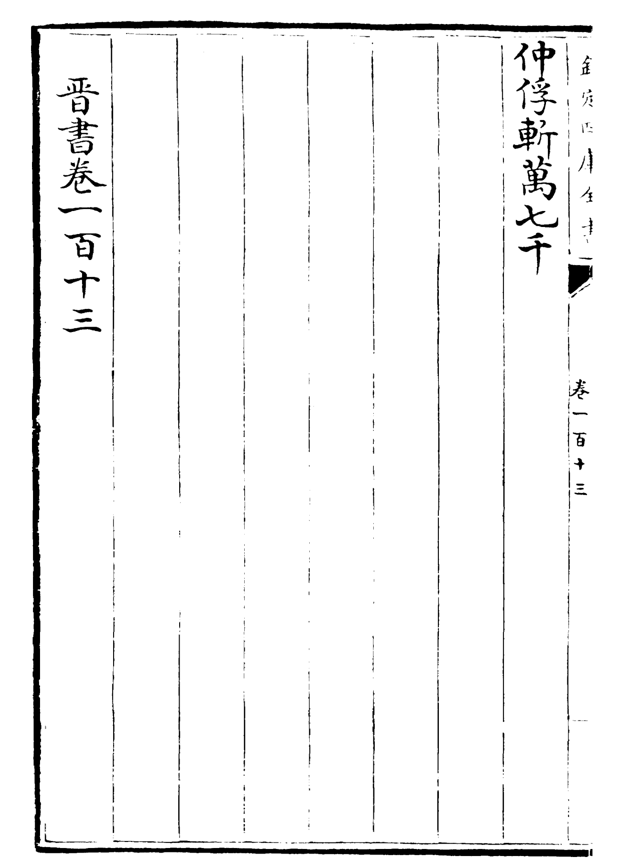
衛等與洛戰于中山大敗之執洛及其將蘭殊送于長安呂光追斬苻重於幽州石越克和龍斬平顏及其黨與百餘人堅赦蘭殊署為將軍徙洛于涼州徵苻融為車騎大將軍領宗正錄尚書事洛既平堅以關東地廣人殷思所以鎮靜之引其羣臣于東堂議曰凡我族類支胄彌繁今欲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十五萬戶於諸方要鎮不忘舊德為磐石之宗於諸君之意如何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社稷之利也於是分四帥子弟

三千戶以配苻丕鎮鄴如世封諸侯為新券主堅送丕於灞上流涕而别諸戎子弟離其父兄者皆悲號哀慟酸感行人識者以為喪亂流離之象於是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為平州刺史領護鮮卑中郎將鎮龍城大鴻臚韓胤領護赤沙中郎將移烏丸府于代郡之平城中書梁讜為安遠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城毛興為鎮西將軍河州刺史鎮枹罕王騰為鷹揚將軍并州刺史領護匈奴中郎將鎮晉陽二州各配支戶三千苻暉為鎮東

大將軍豫州牧鎮洛陽苻叡為安東將軍雍州刺史鎮蒲坂先是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有八卦文堅命大卜池養之食以粟及此而死藏其骨於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隕命秦庭又有人夢中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亡國之徵也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于正殿以朝羣臣宮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奇寶珍怪飾之尚書郎裴元略諫曰臣聞堯

舜茅茨周甲宮室故致和平慶隆八百始皇窮極奢麗
嗣不及孫願陛下則采椽之不琢鄙瓊室而不居敦純
風於天下流休範於無窮賤金玉珍穀帛勤恤人隱勸
課農桑捐無用之器棄難得之貨敦至道以厲薄俗修
文德以懷遠人然後一軌九州同風天下刑措既登告
成東嶽蹤軒皇以齊美哂二漢之徙封臣之願也堅大
悦命去珠簾以元略為諫議大夫鄯善王車師前部王
來朝大宛獻汗血馬肅慎貢楛矢天竺獻火浣布康居

于寘及海東諸國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貢其方物初
堅母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至是堅收
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見其事慚怒乃焚其書而
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泉車敬等已死乃止荆
州刺史都貴遣其司馬閻振中兵叅軍吴仲等率衆二
萬寇竟陵留輜重于管城水陸輕進桓沖遣南平太守
桓石虔竟陵太守郭銓等水陸二萬距之相持月餘戰
于滶水振等大敗退保管城石虔乘勝攻破之斬振及



仲孚斬萬七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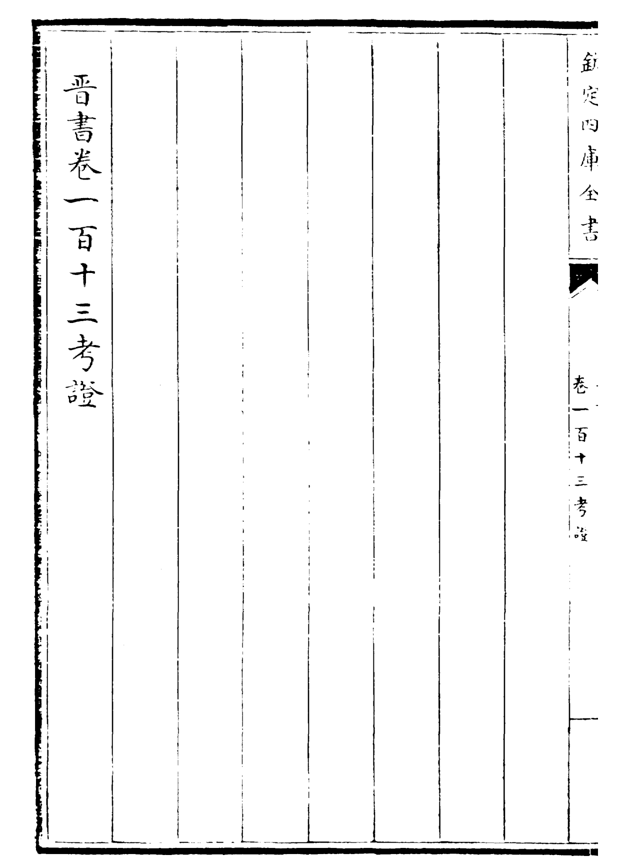
晉書卷一百十三

晉書卷一百十三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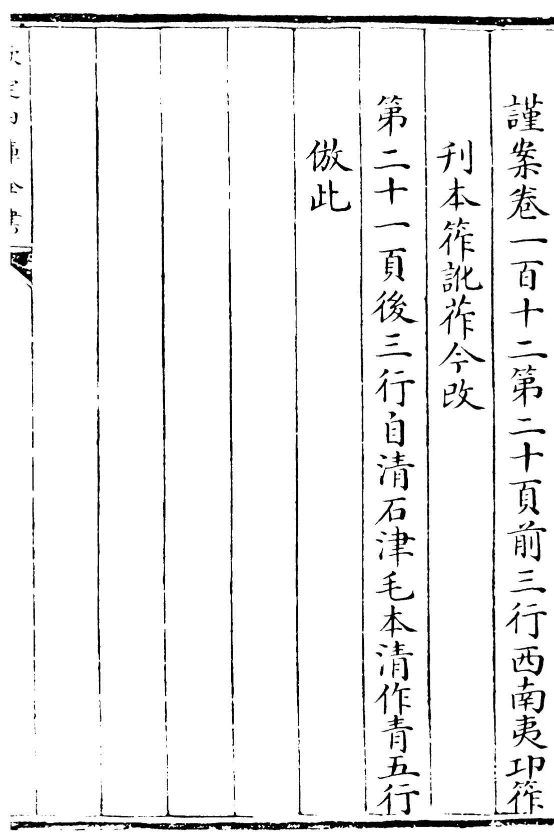
苻堅載記上以楊統為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楊十六國春秋作王下文云堅以王統為南秦州刺史鎮仇池未知孰是

亮懼而退守磬險○水經注作亮以容裘谷險固難拔保而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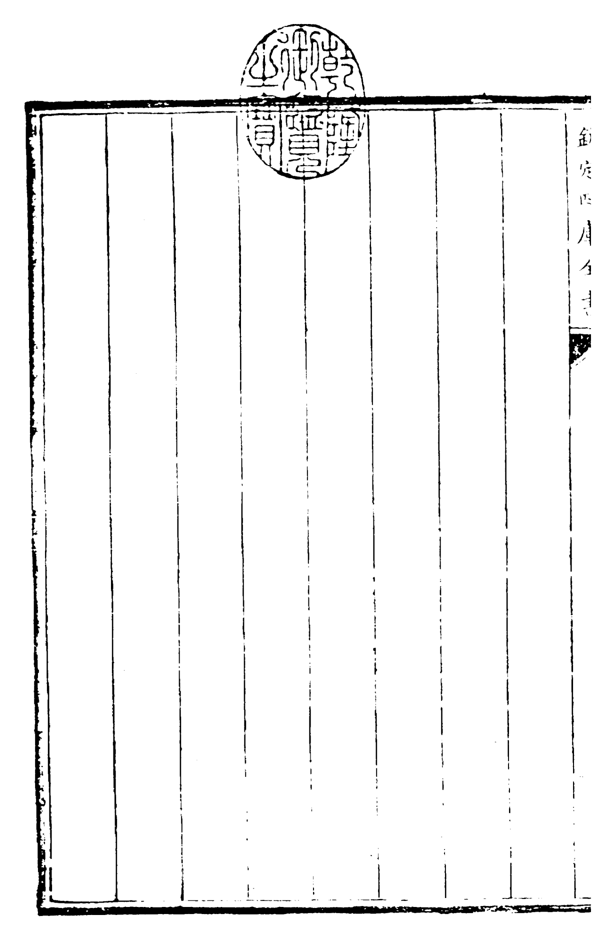
荊州刺史都貴○都貴一本作郝貴又作梁成上文有右將軍都貴未知即其人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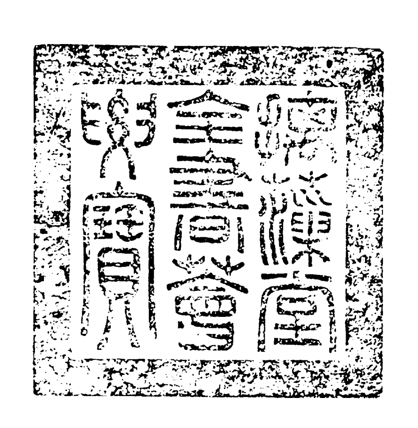


晉書卷一百十三考證



謹案卷一百十二第二十頁前三行西南夷卭筰
刊本筰訛莋今改
第二十一頁後三行自清石津毛本清作青五行
倣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録監生臣曾雲開